



## 全球经济：在太长时间里增长太慢

作者：[莫里斯·奥伯斯费尔德](#)



2016年4月12日

全球经济继续增长，但步伐越来越令人失望，从而越来越暴露于负面风险之下。经济在太长时间里增长太慢。

今天发布的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预测今年的增长率将从3.1%小幅升至3.2%，2017年将达到3.5%。但我们的预测变得越来越不乐观。

增长预测的下调反映了所有国家增长的普遍减缓。这种减缓是由我们在前几期《世界经济展望》中强调的持续趋势造成的。同样，在各组国家内，经济表现存在着显著差异。

然而，相比那些不太有利的结果，《世界经济展望》预测的核心情景目前看来更不太可能出现。为了支持全球增长，防范基线情景面临的下行风险，我们建议采取基于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政策的“三管齐下”的方法。

什么风险最令我们担忧？其中最重要的是金融和其他非经济风险：

- 去年夏季以来，我们看到了两轮明显的全球金融动荡。其特征是，高风险资产遭剧烈抛售，避险情绪增强，新兴市场主权利差大幅上升，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下跌。这两次动荡之后，市场都基本得以恢复，但投资者的反应强度超过经济基本面变化所对应的水平，无论是在下行还是上行期间。存在这样一种风险，即进一步的市场波动影响到更广泛的经济。正如新一期[《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所述，在这些金融动荡的背后，是持续存在的全球金融收紧趋势。造成这一趋势的因素包括新兴市场净资本外流增加。到目前为止，多数经济体成功应对了这种状况，但正如本期《世界经济展望》指出的，更多压力可能即将出现。
- 一些国家（特别是叙利亚）的持续暴力动荡继续对经济造成冲击，使数百万难民涌入邻国和欧洲。这是人道主义灾难。它对欧盟维持开放内部边境的能力提出挑战，并且，随恐怖主义事件增多，这种压力进一步加剧。加上其他经济压力，结果是欧洲出现了内向型国家主义浪潮。一个表现是，英国很有可能退出欧盟，对广泛的贸易和投资关系造成破坏。同时，曾经推动欧洲计划的政治共识正在减弱。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发达国家同欧洲一样，也出现了反跨境经济一体化的抵制情绪，这可能使战后贸易不断开放的趋势出现停滞甚至逆转。不幸的是，还不仅仅是这些。一些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因国内政治冲突或地缘政

治压力面临着经济的严重收缩。一些低收入国家正遭受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的干旱或水灾。这些动荡的成本可能会逐渐增加。

基线预测结果因增长减缓而更加脆弱，而这些风险很可能进一步削弱基线结果：

- 经济增长越疲弱，上述风险中的某些一旦变为现实，就越有可能将世界经济拉入失速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需求疲软，不足以避免经济进入增长低迷、通货紧缩的平衡状态，一些经济学家将其称为长期停滞。
- 在许多国家，工资增长缓慢，不平等加剧，使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增长过多地惠及了移动精英和资本所有者，但未顾及大量其他的人。增长减缓使各国日益转到内向型国家主义政策。
- 总之，经济增长越慢，意味着越没有犯错的余地。

在这种环境下，政策制定者应把重点放在两项任务上。第一项任务是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来加强基线结果。这本身当然就很有意义，但同时也能在很大程度上防范下行风险。第二项任务是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下行风险变为现实的情况，制定应急计划。对于两项任务，为有效实施政策，都必须采取“三管齐下”的方法。

如果经济仍存在通货紧缩风险（本身就很危险）和负产出缺口，那么应当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但货币政策需要得到其他两方面政策的支持，即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政策。

对于一些国家，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基础设施投资看来都有吸引力，因为政府当前面对的实际借款利率很低。正如最新一期《财政监测报告》指出的，对研发活动的财政支持可能会带来相当大的收益。均衡的预算税收改革能使财政政策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同时也能更好地支持总需求、提高劳动力参与率和社会凝聚力。

正如本期[《世界经济展望》](#)解释的，顺序安排合理的一系列结构性改革能促进潜在产出，特别是如果同时辅以财政支持。尤其是，有助于提高竞争力的产品市场改革，例如加拿大、荷兰和西班牙在二十年前以及意大利在本世纪头十年成功实施的那些改革，能够在短期内促进经济扩张。最后，正如《全球金融稳定报告》详细阐述的，进一步增强金融部门至关重要，能够为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政策更有效运作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

但是，必须做好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不利结果，政策制定者不应忽视这一点。他们应确定相互强化的一揽子财政和结构性政策，以便今后在下行风险变为现实时联合实施。此外，为提高国际经济抗冲击能力，必须继续开展国际合作，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的运作和国际金融的稳定。这项工作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有大量工作有待完成。

当前经济前景低迷，并存在下行风险，因此，需要刻不容缓、积极主动地采取应对措施。重申一遍：再没有犯错误的余地了。然而，各国政策制定者若能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共同面对的风险，并联合行动起来应对这些风险，就能提振信心，支持增长，并更有效地防范复苏进程脱轨的风险。

<b>最新预测</b>					
全球经济继续复苏，但步伐一直在放慢且脆弱。 (百分比变化)					
	预测			与2016年1月《世界经济展望最新预测》的差异 <sup>1/</sup>	
	2015	2016	2017	2016	2017
<b>世界产出</b>	<b>3.1</b>	<b>3.2</b>	<b>3.5</b>	<b>-0.2</b>	<b>-0.1</b>
<b>发达经济体</b>	<b>1.9</b>	<b>1.9</b>	<b>2.0</b>	<b>-0.2</b>	<b>-0.1</b>
美国	2.4	2.4	2.5	-0.2	-0.1
欧元区	1.6	1.5	1.6	-0.2	-0.1
德国	1.5	1.5	1.6	-0.2	-0.1
法国	1.1	1.1	1.3	-0.2	-0.2
意大利	0.8	1.0	1.1	-0.3	-0.1
西班牙	3.2	2.6	2.3	-0.1	0.0
日本	0.5	0.5	-0.1	-0.5	-0.4
英国	2.2	1.9	2.2	-0.3	0.0
加拿大	1.2	1.5	1.9	-0.2	-0.2
其他发达经济体 <sup>2/</sup>	2.0	2.1	2.4	-0.3	-0.4
<b>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b>	<b>4.0</b>	<b>4.1</b>	<b>4.6</b>	<b>-0.2</b>	<b>-0.1</b>
独联体	-2.8	-1.1	1.3	-1.1	-0.4
俄罗斯	-3.7	-1.8	0.8	-0.8	-0.2
除俄罗斯之外	-0.6	0.9	2.3	-1.4	-0.9
亚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6.6	6.4	6.3	0.1	0.1
中国	6.9	6.5	6.2	0.2	0.2
印度 <sup>3/</sup>	7.3	7.5	7.5	0.0	0.0
东盟五国 <sup>4/</sup>	4.7	4.8	5.1	0.0	0.0
欧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3.5	3.5	3.3	0.4	-0.1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0.1	-0.5	1.5	-0.2	-0.1
巴西	-3.8	-3.8	0.0	-0.3	0.0
墨西哥	2.5	2.4	2.6	-0.2	-0.3
中东、北非、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2.5	3.1	3.5	-0.5	-0.1
沙特阿拉伯	3.4	1.2	1.9	0.0	0.0
撒哈拉以南非洲	3.4	3.0	4.0	-1.0	-0.7
尼日利亚	2.7	2.3	3.5	-1.8	-0.7
南非	1.3	0.6	1.2	-0.1	-0.6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4.5	4.7	5.5	-0.9	-0.4

**来源：基金组织2016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

注：假设实际有效汇率保持在2016年2月2日至3月1日之间的普遍水平不变。经济体按经济规模大小排列。

1/ 根据当前与2016年1月《世界经济展望最新预测》的四舍五入数据计算的差异。

2/ 不含七国集团（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美国）和欧元区国家。

3/ 印度的数据和预测按财年列示，2011年以后的GDP基于按市场价格计算的GDP，将2011/2012财年作为基年。

4/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

\*\*\*\*\*

莫里斯·奥伯斯费尔德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顾问兼研究部主任。此前，他曾就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是伯克利分校 1958 届经济学教授，曾担任该校经济系主任（1998-2001 年）。1991 年在伯克利分校担任教授之前，他曾正式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1979-1986 年）和宾夕法尼亚大学（1986-1989 年），并在哈佛大学担任客座教授（1989-1990 年）。他就读于

宾夕法尼亚大学（1973 年获学士学位）和剑桥大学国王学院（1975 年获硕士学位），并于 1979 年在麻省理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2014 年 7 月到 2015 年 8 月，奥伯斯费尔德博士成为奥巴马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在此之前曾担任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名誉顾问（2002-2014 年）。他还是计量经济学会以及美国艺术和科学院成员。奥伯斯费尔德博士获得的荣誉包括蒂尔堡大学特亚林·科普曼斯资产奖、Rajk Laszlo 高等研究学院（布达佩斯）约翰·冯·诺伊曼奖和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伯恩哈德·哈姆斯奖。他曾发表许多著名演说，包括美国经济协会的年度理查·伊利演讲、印度储备银行的 L.K.Jha 纪念演讲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弗兰克·格雷厄姆纪念演讲。他还曾在美国经济协会执行委员会工作，并担任该协会副主席。此外他还在基金组织和全球多家中央银行从事咨询和教学工作。

他还是两本主要国际经济学教科书的联合作者——《国际经济学》（第 10 版，2014 年与 Paul Krugman 和 Marc Melitz 合著）和《国际宏观经济学基础》（1996 年与 Kenneth Rogoff 合著）。他还著有 100 多篇关于汇率、国际金融危机、全球资本市场和货币政策的研究文章。